

乡愁大理

凤凰花开的路口

杨国栋

初来鹤庆黄坪，一切显得陌生。
远离故乡的郁闷还不曾消失，燥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
山岚氤氲的远山一片模糊，只有阳光明媚的时候，才依稀看到峰与峰，沟与沟之间的高架桥蜿蜒伸向远方。我相信，只要你踏上任何一条路，无论多远，它一定带你通往家的方向，就像每一条河流都会流向大海。
我常在窗前长久沉思和遥望。隔着玻璃，仍能感受到屋外丝丝热浪扑面而来，连小山坡上的土似乎都冒着热气。
窗外很静，没有听到风声，树梢的叶子在微微晃动。九月，玉米已经成熟，枯黄的叶片拉拉着，还没有人去采收。近处的村落里，小巷中看不到走动的人，也许天气真的热得不适合外出做工。如同黄坪的街市那样，要趁凉去赶早集，那时人山人海，扩音器循环播放着诱人的广告词，我们就去赶早集，街两旁的凤凰树下，本地特产物美价廉，零星商贩的小货车里堆满新鲜的山药，有的在路沿上摆着本地的芭蕉，很大很厚实，吃一个就让人果腹。
我刚来时，见到街两旁这两排行道树，以为是蓝花楹。树形叶形上很难分清，同事向我们介绍凤凰树时，我还疑惑这是不是蓝花楹的另一种俗名，不以为意。一直到四月，蓝花楹到处盛开，而

被我误认的“蓝花楹”连花苞都未见，才明白这是一种豆科凤凰木属高大落叶乔木，叶如凤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本地人叫凤凰树。初看两种树外观虽有相似，难以分辨，其实却截然不同，尤其开花时期，花色差异明显。我不见其花，亦不知其时，更不知其所以。
五月初，街两旁的凤凰树还没有开花。一半在落叶，淡黄；一半在萌发，翠绿。但叶柄处，和那些嫩绿的新叶一起，已经冒出了串串绿色的花苞，像一串串小铃铛，不细看，还一时发现不了。有些树上挂满豆荚状果实，风吹哗哗作响，看上去，有些带着褐色的光泽，有些是暗淡的灰黑色，我在校园的树下捡到它的种荚，褐色的坚硬无比，种子很硬，种子很硬，种子很硬。我回宿舍找了小刀撬开，里面是小格小格的子房，大约二十多格，种子也就二十多颗。种子一如外皮，光滑而坚硬，这样的种子，可能几年也不会腐烂。我收集了一些种子，带回家，不知家乡的土地能否让它萌芽。
正对路口，是我们学校，旁边是客运站。南来北往，甘蔗上市时节，有两户种植户在路边摆起卖甘蔗的小摊，支着铁架台铺开一大捆甘蔗，有黄皮和红皮两种，还有一台切割的刀架。不时有人路过，问了价钱，挑上两根让他们削了皮，切成小块，装进袋子。

印象中，黄坪有一座糖厂，可我在黄坪街上，看不到糖厂的影子，或许只有当地人，才能指给你曾经的痕迹。一棵老树，一段老墙，或是一幢老屋，一切都在变化着，曾经的老糖厂位置规划着整齐的房子，用来安置矿山开发和电站建设后需要搬迁的移民。糖厂退出时代舞台后，甘蔗种植有所减少，有的种植户仍保留手工熬糖的工艺，有的就改种口感更好的水果甘蔗。黄坪种得最多是沃柑，还有葡萄，独特的光和热，使这一片土地也成为种植各种果树的宝地。从邓宾路一直往新城方向，一直到金沙江边，沿路两边山坡上，漫山遍野一片翠绿，条块竖立，各家各户果园，分明醒目，每一株树就是一朵花，就像聪明的绣娘在大地绣上绿地毯。
正午时分，街上商贩大都散去，剩下店铺里的人慵懒地斜躺在竹椅上，眼睛半闭半睁。市场里的一棵大橡皮树下，围着一群人，有人正在下棋，观者分成两派，互相指指点点。马路上骑着电动车的行人匆匆而过，整个街头就像打盹的时光。一直到傍晚时分，华灯初上，霓光四射，黄坪的活力才又一次爆发出来。街道两旁那些白日里遮挡结实的布帘全掀开，一张张烧烤桌齐齐整整摆放，滋滋的热气混着烧烤的焦香弥漫在整个街道上，疲乏一天的人，趁着这清静的光，三三两两围坐一起，喝着酒，品着茶，

南腔北调，闲聊着。
我也如是，偶然来此，黄坪热情地接纳了我。每日傍晚，闲来无事，我走在街头的凤凰树下，好奇地等待它们开花，无数次想象花的模样。五月中旬，有些花苞终于按捺不住，开初只是一朵绽开，或只是一串，往后是一片，在碧绿的叶丛中像一群“红孩儿”争相涌出，远看似一片绯红的云霞。刚开始，五片花瓣绽放，有鲜红、橙黄两种花色，其中一瓣以白、黄为底，布满红色斑点，与其他四瓣花色不同，几天后，往中间卷成一束，呈凤冠状，花如其名。我突生疑惑，为什么不是别的花瓣，而偏偏是这与众不同的瓣有如此变化呢，我仔细查看每一朵花，都没有一朵差错的。植物生命的奥秘真令人感到惊奇。
站在黄坪街头，无数个日夜，我漫步在凤凰花开的街头，看惯了这里的烟火气，觉得日子很稀松平常，想不起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看灯火阑珊之处，我知道那里就是家的方向。当我突然想到不久就要告别学校时，此时的凤凰花开得正浓，满树缀着火红的花，像烈焰，像热烈的宣言，像热情的挽留，才发现一年时间很短，很多人和事还来不及认识，就要踏上归程。
告别黄坪之时，站在熟悉的路口，我忍不住再回头看了一眼盛开的凤凰花，仿佛默默与老朋友依依惜别！

大地的脉动 | 闫建斌

辽阔田野
飘荡着红色旗帜
风声紧随
发出真实呐喊
那些虚浮的波浪
终将化作旅途的泡影
禾苗纤弱的身姿
剥离出层层光环
更多生命强盛生长
它们不会随消逝的光芒而消逝
源源不断注入大地的动脉
以奔涌之势
灌注一道道皱褶的掌纹
弹拨着晨曦和日暮

鸡足山龙女花 | 山雨

缘分让我遇见你花期
第一次读你 我就读出
玉洁冰清 一尘不染
这些个干净的词语
以及拥抱寂寞和孤独的真谛
突然间想起
那个冲破世俗追求真爱的小龙女
还想二次三次地来鸡足山
坐在你的身边用心读你
读你一次 我的灵魂就干净几分

夏夜絮语 | 余述祥

远处青山相拥
窗台晾晒银般的月光
折射出思念的序章
蘸着露水写诗
笔尖总在第三行开始摇晃
那些被蝉鸣啃食过的词语
纷纷坠入你名字的深潭
纵使人间喧嚣熙攘
你永远是我孤独的月光
笔尖流淌的温柔一路飘荡
直到邂逅你眼中闪烁的星光
刹那间所有期许都绽放光芒
心跳在稿纸背面发芽
而爱意却在挡风玻璃外
熔化成液态的银河

夏日荷香 | 郭美芬

蝉鸣和酷热在撕扯纠缠
荷蹄起绿色裙裾下的脚尖
从荷叶下探出粉嫩的笑脸
淤泥埋下的经年心事
在水面上徐徐摊开
每片粉白的帆都盛着
风的絮语 蝉的密电
蜻蜓是古老的邮差
街走水渍未干的诗笺
鱼群在倒影里游弋
咬碎一池星点点的私语
荷叶撑开碧玉的伞
承接烈日滚烫的句点
风是莽撞的访客
撞碎满池涟漪
碎金般的香气簌簌跌落
水珠顺着叶脉滚成省略号
凉风提着银壶往笑靥上的酒窝
斟满清凉的留言
暮色漫过时轻合唇唇
将心事悄悄折叠成花苞
藏起蕴蓄了一个季节的秘密
此起彼伏的蛙鸣
把荷香酿成浓稠的蜜
滴进夏日酿成的酒盅
醉倒了整个夏天



大理诗本

(五)

海男

洱海边的黄昏

绕着洱海边走，出生以后
我们的脚就在从原地向前后左右挪动
这一幅幅幼时的图景渐次放大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用此脚步
在自己生活的范围内行走
洱海岸边有一座咖啡馆
咖啡豆，曾一颗颗来到我手掌中央
曾经收敛住的忧伤，有时需要一杯咖啡
朝着洱海边涌来的浪潮
我想起了时代的潮流
在眼下有夜晚头顶星空的人
那些在烈日下戴墨镜的人走到洱海边时
会忍不住摘下墨镜，很多旅人
见到洱海就像见到祖母绿
就像久别重逢后，忍不住露出真颜
一个旅人，将墨镜遗留在水边石头上
我在地身后，唤她回头
她的身影在前方召唤，也许她有意识地
将黑色的墨镜留下，我想起很多年前
我白天黑夜的戴墨镜，为了避开
陌生人的质疑，树叶上的暗疮
后来，我的墨镜都消失了
此刻，我朝洱海边的咖啡馆走进去
在靠窗边坐下，洱海边的浪涛撞击声
如同恋人絮语。关于死亡的问题
就像生活和写作的冲突
又像诱饵，伸向茫无边际的洱海
红色银白翅尾的洱海鱼在水面上跳舞
我在洱海边的咖啡馆等你
今夜，我会失去痛苦的信仰
我要等你，别忘了带上你的纸质书
你的帐篷和手电筒，还有你的身份证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 (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



丁文先，生于1933年7月，1992年10月退休。丁医生是个具有初中学历的医师。在那个年代，也算学历较高者。他历任洱源县防疫站的皮防股股长、皮防科科长、皮防门诊主任，为麻风防治辛劳一生。丁文先医生1962年即到洱源县卫生防疫站，1965年到云南省麻风病进修班学习。1972年6月，丁文先担任皮防股股长。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即抽调组织了二十多人的麻风线索调查队，查出全县六百六十八个麻风病人，登记造册，基本澄清了全县的底子。1979年5月，丁文先再次组织麻风普查队伍三十多人，历时八个月，发现新病人一百零一人，查出麻风病累计八百三十四人。1980年12月，洱源县卫生防疫站皮防股新增人员五人，这五人中就有李桂科。丁文先组织培训了三个月的麻风防治知识后，到山石屏屏养院对麻风病人进行查治，同时对养院的管理进行整顿，并于1981年10月结束。1981年，又新招麻风防治工作人员六人，组织三个月的培训学习，并带教新入职的十一位麻风防治人员开展全县的麻风防治，成效显著。丁文先本人也在当年被评为全省麻风防治先进工作者，出席省表彰大会。
张开武，生于1958年，与李桂科是同村人，也是洱源一中同级高中毕业，医师职称，他也于1979年到洱源县三营镇孟伏营小学当民办教师。1980年12月，张开武考入洱源县卫生防疫站，培训麻风防治知识三个月后，到山

石屏屏养院参与麻风病人查治和疗养院管理整顿，1981年10月，张开武返回县防疫站开展全县麻风防治。1983年10月至1984年9月，张开武到昆明市皮肤病防治院进修一年，获得结业证书。1986年，张开武又返回山石屏麻风疗养院参与麻风病防治，年底返回县防疫站。1987年4月，张开武调到洱源县卫生局任职，后到苍洱湖镇卫生院任院长，任院长期间，也参与麻风病防治。2003年，参与县卫生防疫站开展的“洱源县消除麻风运动项目”，获大理州卫生系统新技术新项目三等奖。
张开武与李桂科颇有渊源。他说：“我与李桂科都是孟伏营人，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学，高中毕业后又一起当民办教师，吃一锅饭，住一间宿舍。后来又一起招工招干，同时到县防疫站，一起到山石屏。李桂科医生很难得，一直坚持在麻风防治一线。我虽然也在卫生系统，但岗位多变。从事过麻风防治，也干过卫生局的各项事务，后来又又到卫生院当院长。做过的事杂乱琐碎。”
张开武坦言：“当时到永胜小学当民办教师后，转正的希望渺茫，在我们之前有好多老民办都难以转正。正好县卫生局招工，我就约李桂科去报考。那时，人们都知道这次招的是麻风防治人员，因此报名的都是农村户口，城镇人口没有报名的。考试结果，我考了第一，李桂科考了第二。然而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我们要走，学校不放，大队也不放。直到

1980年12月26日，我们才通过各种渠道上岗。到防疫站后，培训了三个月，方到山石屏屏养院进行麻风防治和规范管理。那时候，也没有吃住地点，大家便暂时委身于茄叶村的庄房。白天去麻风院，夜里回茄叶村的庄房居住。”
张开武说的庄房，是乡村的临时建筑，用来堆放集体的生产用具和杂物。
张开武说：“那个时候，我们以院内治疗和社会治疗相结合，除了炼铁山石屏、江尾玉石厂、三营洋芋山等麻风患者比较集

中的地区外，洱源的麻风患者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我们不仅要在麻风院集中治疗，还要到全县各村分片包干。有次我和李桂科从山石屏走到山羊坪和五十石村发药，往返要走四十公里左右。那时交通工具欠发达，我们只能靠脚走。走到半路肚子饿，只能在田野里采摘野李子充饥。有次，我和丁文先到右所东湖龙王庙发药，从县城到那里，也要二十多公里，路面坑坑洼洼，颠簸不平。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结果骑到半路，坐垫上的弹簧坏了，戳穿了我的屁股，流了很多血。因为赶路，我也不敢说。回到县城，我才对丁股长说，屁股划了一道口子，丁股长忙让我去缝针。那时候人还年轻，有些害羞。我没有去医院，自己胡乱包扎了一下，又接着忙碌起来。那个时候，县防疫站要把消毒好的手术包送到各片点。那时王汉喜还是个小姑娘，她骑着单车去送手术包，从县城出发时已是黄昏，走到下山口，天已全黑，伸手不见五指。那时没有路灯，路上的车也很少。王汉喜说，仅有的亮光来自自己脚上的白球鞋，在蹬自行车的起起落落间，两只鞋子泛着白光。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鼓舞着她在黑夜中孤独骑行几十公里，将手术包送到指定地点。”

连载 33

校园新荷

在岁月的堤岸漫步

王诗琰

考试结束后，紧张的学习氛围稍稍放松下来，我也终于有时间去户外放松一下。
晴朗的秋日，恬静而美好的。远处的山已是层林尽染，偶尔能看见一只鸟展翅滑翔而过；身旁的湖水碧波荡漾，摇摇晃晃地似乎想悄悄带走在岸边的一只小船。午后的暖阳毫不吝啬自己的光，慷慨地将天地之间的每一个角落都照得光明且温暖。
我在这湖畔的堤岸漫步徐行，轻嗅秋草的幽香；慢慢走，静听花开的声音，慢慢走，观看湖水轻荡涟漪……忙里偷闲，于奔忙的时光中稍作停顿，在岁月的堤岸慢慢走。
走了许久，一对母子从我身侧经

过。那位母亲正在教孩子背诗，孩子只有六七岁的样子，抓着母亲的手一字一句地跟着重复，我想，孩子记住了诗句，却与沿途中美好的景致擦肩而过，或许也是另一种遗憾呢。他们也在岁月的堤岸上走着，只是走得太快了，或许在他们眼中，田野的花朵一点点地消失了，遍地的草也一片片地暗淡了。
也许前方还有更美的花朵，但向前方奔去的途中亦有许多美丽的花，我们有时也需要慢下来，在岁月的堤岸慢慢走，用那些花儿打扮好自己，再继续向前出发。就像屠格涅夫说的那样：“人生之美，当是一边走，一边拾起散落在路边的花朵，那么，你的人生，都将芬芳美丽。”
(作者为下关一中初中部259班学生)



祥云青海湖夕照

李树华 摄